

首创“无红包医院”的王院长走了

在王陆军带动下,市三院成为南通重大精神文明典型享誉全国

● 25年前,王陆军领衔创建了全国首家由政府命名的“无红包医院”——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,并带动南通市200多家医院加入创建“无红包医院”行列,使“无红包医院”成为南通重大精神文明典型享誉全国。

● 1996年4月,南通市纠风办、市卫生局经过近半年的明察暗访,正式授予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“无红包医院”。2006年10月,江苏省卫生厅作出向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学习的决定,南通市200多家医院加入创建“无红包医院”行列。2007年6月,国家卫生部专题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南通“无红包医院”的经验和做法。

● 王陆军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院长、全国劳动模范、江苏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;2008年入选中国好人榜,2009年荣获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(诚实守信)。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先后报道过他的事迹。



王陆军领衔创建了“无红包医院”。



王陆军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。



王陆军在工作中。

(图片由南通三院提供)



晚报讯 6月2日凌晨5点零6分,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、院长王陆军因病在家中逝世,享年64岁。

1995年4月,时任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、院长的王陆军在医院门前挂上“无红包医院”牌匾,向社会公开承诺:本院医务人员不得收受“红包”,凡发现本院有人收受“红包”,任何人都可砸掉这块牌子。王陆军定下“铁规”:凡收受“红包”者一经查实,承担送“红包”者的全部医疗费用,扣发年终奖金,低聘技术职务,直至取消处方权等。

25年薪火传承。如今,由王陆军一手领衔创建的“无红包医院”——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,始终坚守“无红包”这个底线不动摇。

王陆军去世的噩耗传出后,中华全国总工会、江苏省总工会、南京中医药大学、南通大学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卫健委、市直各医疗单位及社会各界纷纷表达无尽的追悼和哀思。

记者叶国 冯启榕

他是“工作狂人”,最牵挂的是医院

6月3日清晨,通城突然下起大雨,整个城市变得悲伤起来。

获悉王陆军不幸因病逝世消息后,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王陆军的亲友,通过他们的悼念追思,还原这位江苏省道德模范的高风亮节。

他是现任院长心中尊敬的兄长

3日上午,在天福园灵堂内,市第三人民医院现任院长蔡卫华几度哽咽落泪。“他走得太突然了,他只比我大9岁啊,我一直把他当做我最好的兄长和朋友。”蔡卫华记得,20年前,时任市三院副院长的王陆军找到在市中医院普外科工作的蔡卫华,三番五次与他交心,希望他能加盟南通三院肝胆外科。

蔡卫华坦言,是王陆军对事业的那份执着打动了他。2002年5月,蔡卫华正式加盟三院,两周后,他顺利完成了苏中苏北地区市级医院的首例肝移植手术。此后,南通三院5年内32例肝移植手术例例成功。

“他是三院从传染病专科医院向综合医院转型的开拓者、奠基人,他也是全院职工的精神领袖!”蔡卫华告诉记者,从当年的“无红包医院”到如今的“白求恩式医院”,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,老院长高举的“无红包医院”的旗帜,新一代三院人会继续扛下去。

他是昔日部下口中严厉尽职的院长

在市三院纪委书记邵金花的记忆中,王陆军是一位严厉的院长。“用呕心沥血、殚精竭虑来形容他,一点不为过。他毕生的心血都花在了医院的发展上。”邵金花说道。

王陆军不拘一格、选才用人,使三院在迈向综合医院转型发展的道路上迅速突破了人才瓶颈。“当时,我在医院人事科工作,以骨科为例,像来自湖南的李玉前和来自东北的王晓东两位专家,就是那时候招引进来的高层次人才。”2000年以来,市三院先后从全国各地招引各类人才近30人。

“他有能力,有魄力,有眼光,思维超前。正是他的严厉造就了我的成长。”邵金花告诉记者,老院长十分重视医院的品牌打造和形象宣传,早在2000年,三院就在市直医院较早成立了宣传科。在王陆军的支持下,时任医院宣传科科长的邵金花还专门到南通日报实习了整整一个月。

而王陆军“无红包医院”的提出,则将南通三院放在了媒体聚焦的风口浪尖。“光央视‘焦点访谈’栏目就先后来医院暗访了三次。”邵金花说,正是老院长带领全院职工顶住压力,迎难而上,最终真正成就了“无红包医院”这块金字招牌。

如今,担任医院纪委书记的邵金花时刻不敢忘却老院长的谆谆教诲,“每年的新员工培训和医生大会,我都会重申‘无红包’这个警戒线!这是我们三院人共同的底线,谁也不能砸了这块牌子!”

和邵金花一样,市三院党办主任葛锋对老院长的印象也是“严厉”二字。“当时我在院办工作,

每次写好的材料,他都会改上好多遍,但每次修改,又真的很有道理,都改在点子上。”葛锋回忆,他每次突击加班写材料,老院长也会陪着他一起加班,这让他感到十分温暖。老院长生病后,依然关心着医院的发展。

他是家人眼中的“工作狂人”

事发突然,王陆军去世前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作为他的妻子,陈亚华深知丈夫最牵挂的还是医院。2日上午9时许,在将王陆军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前,陈亚华坐在灵车上,陪伴丈夫最后一次,看了一眼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“战场”。

灵车从医院北大门缓缓驶入,来到院内白求恩纪念雕像时,灵车停留片刻,在绕医院一周后,再从医院东大门驶出。以院长蔡卫华为首的三院医护人员代表肃立在院内主干道上,默默地为老院长送行。

“岳父去世前的一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,还和女儿视频了,一切都很正常,可没想到第二天人就走了。”谈及岳父,女婿黄昊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他说,每次见到岳父,谈到的都是医院的工作。受岳父影响,他还收藏了众多媒体对南通三院创建“无红包医院”的采访报道。

在女儿王玥眼里,父亲王陆军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工作狂”,医院就是父亲的“命根子”。“我从小学开始就是最后一个被家长接走的孩子。爸爸工作一直很忙,他的身体也是在工作中积劳成疾的。”王玥动情地说,父亲对待事业的尽心尽责、勤奋努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她。王玥还记得2003年抗击“非典”时,父亲走进隔离病房,看望慰问一线医护人员,并为一位护士送上生日祝福。可正是因为父亲的这个举动,让王玥遭到了同学们的疏远,甚至有人向老师提出不让她到学校上学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,病中的王陆军同样关心着三院的救治工作,“我为有这样大爱的父亲自豪!”

他是媒体人笔下真正的“道德模范”

2日,就在王陆军去世当天,新华社记者朱旭东第一时间写下悼念文章《王院长,您慢走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朱旭东回忆了14年前采访王陆军的往事。当时为了验证南通三院究竟是不是真正的“无红包医院”,朱旭东整整打了100个电话给三院的出院患者。随后,他采写的新闻报道《当“无红包医院”成为“另类”》获得了数百家媒体的采用,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
6月3日,来自南通日报、南通广播电视台等众多媒体人也自发前往天福园吊唁。“我和王陆军院长有过多次交往,他把一家专科医院发展成为具有显著专科特色的综合性医院,全国重大精神文明典型,体现了他坚守的毅力和不懈的事业追求。”南通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孙昱回忆,三院很多年来一直是新闻的富矿,2007年,他撰写的电视新闻评论《让无红包医院不再孤独》获得江苏新闻奖,正是因为王院长用自己生动实践,回答了如何端正医德、医风这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问题。本报记者冯启榕 叶国

王院长,您慢走

14年前,在你主持三院工作并坚持10多年不收红包后,因为职业使然,我好奇地采访了你。

“患者苦红包久矣!”我的采访是认真的、严肃的。当然,南通市纠风办单独授予三院“无红包医院”的牌子,也是认真的、严肃的。但我依然要进行一次次采访、展开一次次质疑。

通过我的努力,我信了你的“邪”,认定三院确实不收红包,并因此写了内部文章,向高层领导汇报三院的事迹。

但在准备进行公开报道的时候,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坎坷,因为质疑你们的,将会是每一个人,所以,严谨的总社编辑,不得不慎之又慎。个中反复,经历了三个多月。

我记得总社《新华视点》的陈芸老师,一次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谈到这一选题。她问饭桌上的朋友,“南通有家医院不收红包,你们信吗?”当然,饭桌上的人都笑了,没有一个人相信。

此前,我已做了大量采访,一次反证,三院确实不收红包。这种反证,绝对不是靠采访对象的赌咒发誓,也不是住院病人的随机采访(住院病人,即使送了红包,也不敢承认)。我问院方要了跨度一年的共3000多出院病人的联系方式,从中随机抽取100人进行电话回访。我无法再认真了。这100个电话,我选择在单位机房打。机房24小时有人值班,不管别人怎么想,我希望我的努力有见证人。

电话一个接一个。打通的,多说没送红包;即使送了,医院也会想方设法退还;实在无法退还,就把钱打到病人的住院账户上,病人出院时,放在医疗费中结清。有的电话无人接听。不管通与不通,100个电话必须打完。

打最后一个电话时,我的手心已经出汗了。是大功告成还是功败垂成,全看它了。电话响了一分钟,没人接。我如释重负。

这些功课,只是打动总社编辑的要素之一。此前,我已反复打磨三易其稿,但说得一本正经,就是得不到编辑的认可。分社一位老同志事后分析说:“你原来的稿件,就是牛不吃草强按头。”

后来,总社终于派出“杀手级”调研记者,我们再赴南通,再次刨根问底。我记得你在采访结束时疲惫地说,“好像被双规了”。

后来的稿子,通篇以质疑的口吻,将原来平铺直叙的事实,一一质问出来。《当“无红包医院”成为“另类”》获得了数百家媒体的采用,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
记得当时的江苏省交通广播电台在口播这篇稿件的最后,很悲壮地说了一句:“请你们记住,当前,还有这样一家医院,坚持不收红包。”

南通的先贤张謇说过:“天之生人也,与草木无异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,与草木同生,即不与草木同腐朽。”我相信,你做成了一二有用事业。

我想喝杯小酒,隔空为你送行。朋友相送,不需客套:今日三杯酒,后日三鞠躬。

慢走,王院长。

朱旭东

(节选自公众号“谈谈何妨”)